

十 世 纪 末 中 国 文 学 作 品 精 选

* 短篇小说卷 *

女人之约

雷 达 白 烨 编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二十世纪末文学作品精选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编者的话

这本“短篇小说卷”收入的26篇短篇小说，是我们从1992——1993年的大量短篇小说中择选出来的，都各具妙蕴，值得一读。

选读这些短篇小说时，我们的一个强烈感受是，这两年的短篇小说更加注重写实，而且“实”得有“味”，耐人咀嚼。经由作家们敏锐的生活观察和巧妙的艺术处理，人们的各种生活形态和社会心态都得到了一定的揭示与表现，生活和艺术的双向多样化都活灵活现地呈现于人们的眼前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我们这个选本收入了几篇曾被当作“中篇小说”发表和选载的作品，如《蘑菇气》、《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》。其实这些作品也就两万字左右的篇幅，充其量是长短篇而已，而且此两篇作品无论是写常态的生活还是写病态的心理，都在艺术上别具一格，如若不选当属遗憾。

小说说到底是“时代的生活与情绪”的艺术反映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这部短篇小说卷毫无愧色地属于孕育了它们的1992——1993年。

编者

1994年元月20日

目 录

问 天	乔典运 (1)
摇 荡	王 炬 (15)
调 试	王 蒙 (42)
绝 唱	谈 歌 (53)
水 房	刘庆邦 (60)
留 贼	蔡测海 (74)
要 命	赵德发 (78)
奔 袭	柏 原 (113)
锻 炼	许尔兵 (131)
幽 会	陈宝光 (147)
露 水	汪曾祺 (162)
乐 园	李贯通 (170)
蘑菇气	阿 成 (186)
上上签	王霄夫 (220)
女房东	严歌苓 (231)
马路动作	铁 凝 (247)
女人之约	毕淑敏 (257)
临终关怀	陈 村 (285)
第一人称	史铁生 (293)
雾季故事	王立纯 (308)

都市隐居	刘继安 (326)
三个人的故事	晓 苏 (343)
夏日的最后玫瑰	叶兆言 (357)
妻子请来的客人	刘兆林 (373)
92年, 5月17日	邓建楚 (399)
她吸的是带薄荷味儿的烟	张 洁 (414)

问 天

乔典运

三爷头痛了，痛得很，痛得像锥子扎刀子刺。三爷过去也头痛过，是伤风感冒引起的，痛得没这一次狠，也有方治，熬点姜汤喝喝，或是被子包住头焐出汗，或是上山挖荒点累出汗，只要一出汗就好了。这一次不是伤风感冒引起的，是碰上了难题，想不出好办法硬想下去把头想痛了。三爷的头没有用过，就是用过也是小用，没有大用过。一个老百姓用头干啥呢？地咋种啥时种种啥啥时浇水啥时施肥啥时锄啥时收，等等，等等，上级都替你想了，你别说不会想，就是会想，想得再美也是白想，想多了还犯王法。三爷是老实百姓，老实百姓就只听不想。三爷的头娇生惯养年代久了，就不会想了，一想就痛，又是大用大想，就痛得更狠了。不是病痛，是真痛，是伤住脑子了。三爷痛极了，不由想跑了题，怪不得干部们吃香的喝辣的，看起来可得吃可得喝，他们又不是挖山抡镢头，他们得天天想事，要不把头保养个好好的，一想头就痛还咋工作哩？三爷想想过去对干部们吃吃喝喝不满意，就觉着很对不起干部们，就很有点无地自容了。

三爷这一回想的是大事，选村长的事。上午开村民大会，王

支书在大会上说，这一回要搞差额选举，提出了两个候选人，一个张文，一个李武，选谁都行，看谁能为人民多办好事就选谁，只能选一个，选两个作废。又说，这是天下最好的民主，也是天下最大的民主，叫谁当不叫谁当由大家作主。人们听了哈哈大笑，说这是一个闺女许给两个男人，叫两个男人去争一个闺女，真新鲜。王支书听了很生气，不叫大家嘻嘻哈哈。说，这一回谁也不准嘻嘻哈哈，这是关系到每家每户每个人的大事，回去了都得好好想想，想好了明天来投票选举。三爷没有嘻嘻哈哈，三爷挺烦年轻人嘻嘻哈哈。三爷听得很认真，三爷听话听惯了，王支书叫好好想想，三爷不等回家就立时好好地想开了。

三爷在村里又香又臭，说到底还是香得流油香极了。年轻人看不起三爷，都拿三爷当玩意玩，常常三三两两去找三爷开心，问三爷：“三爷，旱了吧？”三爷就反问：“王支书说旱了？”年轻人回他：“王支书说了。”三爷又问：“王支书咋说？”年轻人说：“王支书说旱了。”三爷就看看天，很认真地说：“可是旱了，好久没下雨了。”年轻人笑了，说：“哄你哩，王支书说不旱。”三爷就认真地看看地，用棍子戳戳，说：“就是嘛，地下还有墒哩。”一问一答，惹得年轻人笑个痛快。三爷不憨不傻，知道是年轻人来玩他的。三爷不气，还陪着笑。三爷笑是笑在脸上，心里可没笑。玩的？万一要不是玩的呢？我说不旱，王支书叫浇水，你们偏不浇；我说旱了，支书不叫浇，你们偏要浇，抬出我和王支书抗膀子，我可担当不起。谁知道哪一回是玩的，哪一回不是玩的？可得回回当成真的。三爷老了，三爷也从年轻时过过，知道年轻人的毛病，啥都不懂还自以为能得很懂得很多很多。年轻人拿三爷不当回事，上点岁数的人可都服三爷，几十年了，年年都有大风大浪，年年都有个百分之几的挨批挨斗指标，谁没叫风吹过浪打过，有的还不止吹一次打

一次，就三爷没有，一次也没有，早早晚晚都站在干岸上，落得一身清清白白。人们都说，跟着三爷走，四季保平安。年轻人看不起三爷当个屁用，他们在外边红口白牙说说行，真要办啥事还得听老子的，老子们听三爷的，拐个弯他们到底还是听三爷的。今天王支书说明天要选村长，人们都不操心选谁不选谁，有三爷哩，三爷选谁跟着选谁准没错。

散会路上，家家户户的老子们前后左右围着三爷走，想听他一句话，问他：“三爷，你说说，选谁？”

三爷摇摇头，摇足摇够了，才稳稳当当地说：“急啥？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沉住气不少打庄稼，又没叫你现在就选。王支书说叫好好想想，听王支书的话，想想，想想，好好想想。”

三爷到家就开始正式想了，下本钱想了。三爷除了生病卧床不起，从不在家闲坐，闲坐着着急，还浪费工夫，庄稼人指望工夫吃饭，工夫是挺挺金贵的，三爷从不浪费工夫。这一次不行，为大事浪费点工夫值得。三爷不是不心痛工夫，是做着活不会想。这是大事，大事就得正儿八经地想，得抱着烟袋吸着想，吸一口烟想一下。三爷没想过大事，可是见干部们想过，干部们都是坐着想，吸口烟喝口茶，吸着喝着想着，自己早上喝的红薯糊汤，不喝，茶就免了，烟可得吸，不吸还咋想哩。三爷坐在当间里，坐得端端正正，然后吸着烟就开始专心专意地想了。

选谁？三爷想。选张文吧，这娃子很不赖，眼里有人，穷富人都看得起，高低人都拉得上话，不是狗眼看人低的人。张文常说，烂套小疙瘩还能塞个墙洞堵堵风哩，何况个大活人哩，还能没一点用处。这娃子这样说也真是这样做。就说夏天那次吧，都在村头大树下歇凉，三爷也在。这时县里来了个干部，白胖白胖，一脸奶膘，骑个自行车一直骑到人场里。大家都不认

得，就张文认得。张文上去亲亲热热招呼，喊他丁主任，又对大家说：“丁主任来帮助咱们搞商品经济哩，丁主任来了大家的福份也来了，从今往后保险斗大的元宝滚进家家户户。”大家都拍手欢迎，三爷也拍了。丁主任被拍得脸上红红的，就掏出纸烟敬大家，盒是带锡纸的，烟是带把的。一人一支，大家接住烟都乱喷喷嘴看稀罕。三爷坐在最外边，三爷穿得又烂，三爷不是没好衣服，三爷有，三爷平常不穿，三爷说又不逢年过节，又不上街赶集，在家里做活穿那么好干啥，是叫庄稼苗看哩，还是叫坷垃粪草看哩。三爷就穿得很不起眼，丁主任看他不像个人样，给三爷敬烟敬到半截手又缩回来了，三爷接烟的手伸到半截也缩回去了。三爷好恼，脸红成紫的了，三爷心里骂娘，日你个妈，狗咬拷篮的。三爷起身要走，张文立时拉住丁主任走到三爷面前，给丁主任说，这是我们的三爷，养鸡大王，喂几十只哩，是个专业户。丁主任马上另眼相看，笑得脸上没有了眼睛，从口袋里掏出了给大家敬烟的那盒烟，要抽烟时又装进口袋里，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盒高级烟。丁主任没叫三爷，叫的大爷，说大爷你老吸根帝国炮吧，三爷不想接，只是伸手不打笑面人，不接不接就接住了。丁主任说，进口的外国货，一支四五毛钱哩。三爷还有点不相信，大声说好家伙一根烟都够二斤盐哩。丁主任回头说叫大家都向三爷学习，三爷过去拥护土改，现在拥护商品经济，是老模范老先进，还有什么什么的说了一大堆，三爷听不懂，可是三爷感到了很是风光，把刚才敬烟敬了半截的事抹荒牌了，心里说不知者不怪罪，丁主任还是很好的。后来人们问三爷，外国烟啥号味？三爷说其实也没啥格外的味。就是和中国烟不同，外国烟当然是外国的味。说得人们迷迷糊糊，不知道外国烟到底啥味。为这事三爷很是感激张文，要不是张文介绍，别人就会记住这个事，说啥时候

啥时候叫丁主任玩个长脸，一辈子都是个短处。张文一介绍，长脸就变成了圆脸。张文为啥要介绍？还不是张文心里有咱。三爷不是忘恩负义的人，大恩小恩都记得清清楚楚。张文心里有咱，咱心里也要有张文。三爷早都想请请张文，报答报答这份情义，想想也没请，张文当民兵连长，啥好的没吃过，稀罕自己这一口粗茶淡饭？到如今张文还没喝过自己一口水。三爷想报恩没报，心里早晚搁着一块病，总像欠了张文什么。这一回可有报答的机会了，选他！他把咱当人敬，咱得把他当神敬，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。三爷想定了，选张文，这一票不能便宜了外人。

三爷要下地做活了，想好了不想再不下地做活就是白浪费工夫。三爷刚出门就看见了李武，李武扛着锹从门口过，对三爷笑笑，说三爷才下地呀！三爷脸红了，像做贼被捉住了，话都说不圆了，只会啊啊了。李武过去了，三爷的心忽然乱了。三爷站住愣了一会儿，心里说不行，还得再想想。三爷就拐回去了，又坐到当间里，又吸烟又想。

三爷这一回想的是李武，三爷心里总觉着欠着李武点什么，是什么再也想不起来，想不起来就狠劲吸烟狠劲想，想得头痛了，才想起来。不是欠李武的，是欠李武他妈的。三爷想起了吃食堂的事。三爷当时还年轻，年轻人饿得快，顿顿开饭时抢在前边打饭，怕打得晚了没有了。三爷吃着吃着就浮肿了，不是吃着了，是涮着了，一天三顿清汤越涮越肿，年轻轻的就拄着棍子走路了。人们都说他快了，快什么大家心里明白。三爷不会忘了，当时李武的妈掌握着勺把子大权，负责给人们打饭。一天夜里，李武的妈偷偷跑到三爷屋里，塞给三爷几个玉米掺野菜蒸的菜团团。三爷不要，说你都肿成啥了。李武的妈说，好兄弟，我干这事要不肿，多少人就会变成死鬼呀。三爷才把

菜团团接住，想咬几口又不好意思咬，李武的妈还没走呀。李武的妈看着三爷的样子吓吓嗒嗒落泪，说，年轻轻的成了这号样。三爷还记得，李武他妈还按按他身上，说，看看，一捏一个坑。你咋恁老实，不会偷也不会摸，你没看看，不做贼的都饿死了！你咋恁迷，咋回回打饭抢在前边，几个粮饭糝都沉在下边呀，以后你拖到最后打，嫂子也好照顾照顾你。三爷听话，以后再饿也要拖到最后打饭，李武的妈每次都给多打一勺半勺的。三爷想起了这事，三爷吓坏了，埋怨自己不该不听王支书的话，没有好好想想，差一点把救命大恩都忘了。三爷想，虽说李武的妈没等食堂散火就浮肿肿死了，她死了她还有儿子呀！有恩不报非君子，自己差一点成个小人了。三爷越想越后怕，这一回要是选张文不选李武，李武的妈在阴间知道了，能不骂我不要良心？三爷想到自己久后也去了那一间，咋有脸见李武的妈呀，脸能不红心能不跳，当个鬼也当得没一点德行！对，不选张文，选李武，完了，板上钉钉钉死了。三爷这一想就把整个上午想完了，可是三爷不后悔，总算没有白想，总算报了救命大恩，看起来遇事可就得好好想想，怪不得干部们成天在想呢。

吃午饭时，三爷很高兴。三爷家人口多，有三奶奶，还有两个儿子，儿子们还有媳妇。在外边，干部们替三爷想；在家里，三爷替一家人想。老伴和儿子媳妇是不能随便想的，一切得听三爷的，三爷想东，一家人得往东，三爷想西，一家得往西。三爷想了一上午，不是为自己一个人想的，是为一家人想的，三爷全心全意为一家人想好了投谁的票。三爷要对一家老小发话了，三爷的话就是命令，发了命令都得服从，打折扣是不行的。不过三爷也很是民主，每次命令之前都要考考大家，看看一家人是不是和自己想到一块了。三爷问了，你们说说咱们

明天选谁？三奶奶说，选谁都行，反正又不叫咱当。三爷气了，三爷说放屁，不叫咱当是不叫咱当，也得看看谁对咱好？三奶奶不敢说了，大儿子哼了一声，说，对咱好当屁，得看看王支书对谁好才行，王支书想叫谁当谁才能当。三爷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这话对呀，我咋就没想到这一层，可是哩，王支书不叫谁当，你就是选了他也白搭。三爷心里输了，面上可不输，三爷又问，你说说，王支书对谁好？大儿子又说了，王支书对谁好当个屁，王支书对咱也好咋不叫咱当哩？得看看谁对王支书好，谁舔得美谁才能当。三爷这一下可惨了，操他奶奶，我真是老了，咋越活越笨，连儿子都不如了。儿子这话有理，三爷又问，谁对王支书好？大儿子说，你想一上午都不知道，我又没专门想咋知道？一句话把三爷噎死了。三爷想了一上午算抹荒牌了，本来想发布命令的也不发布了。三爷想想不急，这事学问大着哩，要不是大儿子提个醒，还差一点弄错了。怪不得王支书叫好好想想，是得好好想想，这里面学问深着哩，可不敢选个王支书不待见的人，咋对得起王支书呢？天地良心啊！

三爷对王支书服得五体投地，别看王支书年轻，王支书办事可不年轻，摸着大家的心思办事。三爷原来很穷很穷，三爷不偷不摸不沾集体的一根麦秸，就会死出力死做活，全靠喂几只鸡生蛋换点油盐换点零花钱。三爷忘不了王支书的大恩大德。有一阵子上级发下命令，说是为了捍卫社会主义，一人只准喂一只鸡，喂的多了就会长出资本主义尾巴，是尾巴就要坚决毫不留情地割掉，扔到美国去。不光把多的鸡打死拿跑，还得给吃资本主义尾巴的人拿油盐柴钱，还得挂牌游街示众。王支书当时是治安主任，专门负责割尾巴。有一次，就是王支书领着上级来人挨家挨户割尾巴，队伍到了三爷门口，可把三爷吓坏了。三爷家五口人喂了十只鸡，也就是多了五条尾巴。鸡已经

撒了一院，逮也逮不住了，藏也藏不及了，只好吓得筛糠一样等着割了。上级来人看看一院子鸡就笑了，就这么多尾巴，割吧！王主任说了，割毬不成，他家人口多，十一口人哩，一人还不划一只，社会主义还没长够哩，有毬的资本主义尾巴！来人哈哈笑笑走了。三爷吓出了一身冷汗，给一家人说了，王主任是真佛爷转世，菩萨再生。这还是小恩，大恩还在后头。王主任变成了王支书，前几年又找上门，说三爷，我看你喂个鸡还在行，我去城里给你买点优良品种鸡喂喂，你弄个专业户当当，叫咱村里也光荣光荣。三爷只当说着玩的，谁知没几天真把鸡娃送上门了。这鸡真是好种，一年没有几天不生蛋。三爷发了，鸟枪换大炮了，在村里不算首户也算头几户了。吃水不忘打井人，三爷忘不了王支书的恩德，逢人都说，别看王支书年轻，叫我趴到地下给他磕三个响头叫三声爹我都干。三爷想想都后怕，要是选个和王支书不对劲的人，自己还算个人？麦子都有个心，我弄好还是个人，可得选个王支书称心如意的人，不踩王支书脚后跟的人，烧香要烧到佛爷面前啊！

谁对王支书好？三爷吃了午饭就开始专门想了，一想就想起了张文，这娃子对王支书好成一个人了，三天两头请王支书心情心情，心情心情就是喝酒。三爷记得可清了，正月十五那天上午，张文又请王支书心情，可能心情得太狠了，王支书从张文家踉踉跄跄跑出来，一个劲地大喊大叫，一心敬你，三星高照，五星魁首，叫着叫着就跳到门前大渠里了。三爷在门口看见了，三爷吓坏了，三爷心痛坏了，多冷的天啊，会把王支书冻坏的。三爷急坏了，急忙脱袄子脱棉裤要下去拉王支书，越急越脱不下来，还是人家张文忠心报国，啥都没脱就跳进大渠里了，把王支书捞出来又扶到家里，给王支书换干衣服新衣服，上下都是青颜色毛呢的！到如今王支书还穿在身上。这交

情深着哩，王支书常说，张文是煤（校）科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王支书早晚出门喝酒，都要把张文这个大学毕业生带上。王支书还说，孙悟空敢大闹天宫，我有张文保镖敢大闹酒海。三爷越想越认定张文和王支书最好，两个人好得活像一个人和这个人的影子，看起来只有选张文，王支书心里才能美气。三爷这样想是想了，就是想得不专不顺，因为还有个李武在三爷心里活蹦乱跳，一个劲地要把张文从三爷脑子里挤跑。三爷知道，李武和王支书也好，好是好，和张文好得不路。张文是亲王支书，李武是骂王支书。村里有溜光蛋叫刘五，有一次请王支书心情心情，王支书没叫张文保镖，王支书说小打小闹不用大将军出阵了。谁知小打小闹也把王支书晕到了云里雾里。刘五乘机进言。说他有个好门路，弄成了一本万利，保叫村里一步登天，家家万元户，户户盖楼房，到时候你王支书出门就要坐朝廷的帽子——皇冠。王支书晕了是晕了还影影绰绰记得，上级叫起用能人的号召，原来能人就在眼前，用！重用！既然刘五给修了金銮殿，王支书巴不得立时三刻就登基坐朝，就说，娃子，只要你真能办到，老子就在村里封你个一字平肩王？说吧，要啥？刘五乘机掏出了早写好的要钱报告，恭恭敬敬呈给了王支书。王支书看了哈哈大笑，才要三千元，就能办这么大的事，批，老子给你批了。王支书用歪歪扭扭的字批了，就歪歪扭扭地回家睡了。刘五拿着圣旨，立时找会计取钱，会计哭笑不得，又不敢抗旨，也不敢得罪刘五，还怕钱飞了，就推故去信用社取钱，先找李武，后找三爷，求他们去给王支书说说，请王支书收回成命。三爷就去了，三爷最恨刘五这号没毛飞的人，成年身不动膀不摇专指望嘴皮子吃喝拉拢招摇撞骗。三爷到了王支书门口，听见屋里拍着桌子大叫大闹，三爷没敢进去，就蹲在窗外悄悄地听。三爷听出是李武的腔调，只听李武破口大骂，喝，喝！

把个好好的人喝成了酒鬼醉鬼，把好好个村喝得乌烟瘴气，你这个党员到底入的是啥党，是共产党呀还是酒党？你要不把刘五这个批件要回来，从今往后咱们一刀两断，好希罕在你手底下干个鸡巴毛副村长。……三爷听得一炸一炸的，三爷怕火上浇油就悄悄溜了。论岁数王支书比李武长一辈，论官职李武是王支书的部下，李武为啥敢像老子训儿子一样训王支书？三爷想不透为啥，想了很久很久才想明白了，王支书一定有啥把柄捏在李武手里。三爷很为王支书愤愤不平，打狗还看主人面哩，王支书这支书是上级叫干的，不怕王支书也不怕上级了？三爷想给王支书解解围，就悄悄问王支书为啥怕李武？王支书哈哈大笑，说，毬，李武就是个这号货，有时骂得才凶哩。毬，李世民还听老魏骂哩，骂是骂可是个一心保驾的忠臣。光说好听的中毬没用，溜的溜的就把国溜亡了。三爷听了就明白了，明白了就更服王支书了，王支书这一手厉害，怪不得王支书坐天下坐这么长不倒。三爷又想，李武这娃子是个忠臣，不选忠臣能选奸臣？不过，张文也不是奸臣啊！

三爷心里犯嘀咕了，两个人和王支书都好，到底该选谁呢？选谁？选谁？脑子里一直是“选谁”这两个字，三爷没想准到底选谁，又想到别的地方了。这个难题都是王支书出的。三爷明白了船在哪里湾着，一定是王支书想叫张文李武都干，上级又只准选一个，选谁维持谁，不选谁得罪谁，王支书只想维持人又怕得罪人，就想这个方法叫百姓们替他得罪人。三爷想王支书真能，到时候选住了谁，王支书就说是我提的你的名，谁没选上，王支书又说了，我提你的名老百姓不投你的票我有啥办法？好叫王支书落了，人叫老百姓得罪了。三爷开始埋怨王支书了，谁家当干部的兴这个？三爷刚埋怨个头又出了岔岔，既然两个人中只准选一个，老百姓都不准选两个，你王支书是支

书当然也只能选一个了，王支书想叫哪一个干呢？王支书投谁的票呢？只要猜出王支书投谁的票，咱跟着投谁的票就好了，何必再费脑子哩。可是王支书要投谁的票又不知道，三爷就猜就想，地下烟灰磕了一堆，还没猜住想准，还把头想痛了，说痛就痛，痛得针扎刀剌一样。三爷的头一痛就不顾想选谁了。只顾想头痛了。痛这么狠都怨上级，你们想叫谁干就叫谁干，谁又没说三道四，谁又没骂爹骂娘骂你们八辈老祖宗，你们为啥叫老百姓受这号洋罪？你们成天吃香的喝辣的把头养得好好的，你们不替老百姓头痛，还叫老百姓替你们头痛，还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哩。派款派捐派费哪一样我们没出，没啥派了又派头痛，老百姓能痛得起吗？吃药得药钱呀！三爷脾气好，好是也会发火，三爷气了，三爷发火了，三爷骂娘了，日他妈，你们吃着皇粮都怕想，能派给老百姓来想，老百姓也日哄日哄去个毬，他娘的，不想了，管他谁当村长，谁当咱就跟着谁走。三爷下定决心不想了，说不想就不想了，不想了头就痛得轻了。可是又转念一想，不中，自己选谁不选谁就不说了，还有一家子人呀，这事可不能叫他们乱当家，这个选张三，那个选李四，不成了没王子蜂？还有，家里人要问选谁呢？村里人要问选谁呢？自己要回答不出多丢人！三爷觉着责任重大，不能不想，又怕想想还头痛，脑子一转就有了门道。三爷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硬币，三爷说，张文占正面，李武占反面，撂上去落下来谁在上面就是选谁。三爷说了就把硬币棱着扔得高高的，三爷的心也跟着硬币飞得高高的，硬币落在地下了，三爷的心也跌到地下了，三爷趴到地下一看，正面朝上，是叫选张文哩，对，就是选张文。李武，你可不能怨我，都怨你的命不好。这最公平了，村里组里分东西分活组干部常用这种抓阄的办法，这办法最得人心了，谁也没有怨言。三爷想了一天的事一点不费脑子

就解决了，三爷埋怨自己当初咋就忘了这么好的办法，脑子白想了一天，头也白痛了一阵子。三爷浑身轻松头更轻松，磕磕烟袋就要下地了。三爷站起来要走时，不知哪根神经出了毛病，总觉着有点对不起李武的妈，还想撂一回不一定准，撂两回吧，再撂一回试试，要还是张文在上面就证明张文命里该当这个官，就不再三心二意了。三爷又摸出硬币，两个指头夹着放到嘴边吹吹，又放到耳边听见了嗡嗡响，心里还不住祷告，李大嫂，你儿子命里能不能当村长，你在那一间你最清楚了，你看着办吧。祷告完了又把硬币扔得高高的，硬币落下来了，三爷急急上去一看，啊，反面在上，是李武！三爷惊喜地啊了一声。三爷心里隐隐约约向着李武，又为了表示自己公道，就故意不向着李武，强压着那隐隐约约。三爷犯难了，是头一次为准呀，还是这一次为准？是头一次算数吧，觉着亏了李武，这一次算数吧，又亏了张文。再撂一次吧，又怕，怕什么也说不清。三爷的头又痛了，脑子里像钻了一条蛇，乱咬乱踢跳，痛了真不美，三爷不想叫再痛，就想不痛的方。三爷不愧是三爷，活人没叫尿憋死，想方就有了方。为啥不拔倒树枝捉老鸱哩？真笨，想了一天算瞎想了，想得一点也不起作用，去问问王支书不就蹬根了，王支书一句话顶上自己想几天。王支书会说吗？当然会，这又不费他个屁事，又不能花他一分钱，就是一句话嘛，凭着多年的老交情，他瞒天瞒地还能瞒自己？再说，他巴不得哩。

三爷想开了，头就一点也不痛了，就欢天喜地去找王支书了。王支书家里有客，王支书问他有什么事？三爷想这事不能当着众人说，说了就泄露天机了，得拉个背场说才行。三爷说：“你出来一下，我只问你一句话。”

王支书就跟着三爷出来了，三爷把他领到了房后一棵弯腰树下，看看很僻静就站住了。王支书看着三爷很神秘很严肃的